樗齋漫錄

樗齋漫錄卷之十一

南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張孟奇曰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勑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求上未許請

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噫今之鍾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龍帶晚烟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

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至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宋元憲公始拜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謂其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不滿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清臣仍呼同年葉戲答公曰清臣宋郊榜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郎是當時劉更生

唐劉文人不善詩

今昔文士不善詩者唐有李習之皇甫持正宋朝則
尹師魯曾子固習之有贈藥山惟儼禪師絕句送
毛仙翁詩後爲鄭州有塼渠詩而劉貢父不記爲
鄭乃謂自一李翱非習之予謂唐固有同姓名者
此眞翱詩也然習之三詩外獨退之遠遊聯句中
韓孟正並驅爭先時習之止一聯云前之詎灼灼
此去信悠悠乃復更無他語王深父回嘗戲曰度
習之聯句時見其索思枯澁退之必曰公道不去
矣不若罷休此前輩雅戲也

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時久旱旣雨復不止廣
陌塗淖琪厭之謂義倫曰可謂變成三日雨義倫
遽對云調得一城泥藝祖知而鄙大臣不學楊徽
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再生沈宋也
宋初僧贊寧鴻博能文善品藻評雍陶鷺鷥篇立當
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此固佳對然他語
多直滯雅不相當大抵詩章妍媸不勻獨中間一
聯隻句警拔正類兩村夫肩舉輿中著西施也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爲詩友口給妄罵滑稽

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嚀唶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舡詩李羣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曰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杜荀鶴曰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騾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illegible]笑謝而已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徐云此定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

公相詰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見公舊題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雪濤集云天下事有意外僥倖者夫人見之每起倖心不知其不數數也余所聞二近事皆胭然皆最僥倖金陵有妓曰馬湘蘭者負時名年五十七矣夙近清貴家故貧已亥春一形家詣蘭所周回視之曰湘蘭爾知所以貧之故乎蘭請問形家指曰

此門向某處爲退財當爲爾改之財乃大進應在一年蘭聽之改門踰三月浙有虞公子某年二十八慕蘭名往而與居閱三月費千金蘭以此致富形家之言其驗如響」又檇李有張龍山者曾寓金陵挾厚貲皆從粉黛場中銷耗殆盡蕭然寄食賣漿家忽一胡僧相龍山面曰爾氣色旬日中當致千金願施我五十金治一衲張曰吾落魄人不士不商不工即一錢無從致安問千金僧曰爾無疑願少須之踰數日其舊所狎妓遣人邀龍山龍山

曰邀我何爲我囊罄不能更上汝門矣邀者曰第一徃至則妓告之曰近一遠賈資多善博陸自負無對與數賭皆爲所勝妾意能勝此賈者必君也葢龍山故善慱玆所稔知已而引與賭輒數勝凡三日贏千五百金賈乃謝龍山不敢賭龍山携金至賣漿家胡僧來謁曰君不信我言今何如山再拜謝出百金畀僧僧曰非舊約也受其半去夫湘蘭雨後櫻桃也龍山困於粉黛但未摽飄耳乃旹一日而得千金出於夢想所不及豈非僥倖之最

者乎然世安得數有此與其希湘蘭之偶獲不若杜門紡績銖積寸累可取必也與其覬龍山之贏資不若力耕自食春種秋穫可刻期也故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至於馬所遇形家張所遇胡僧則又奇發奇中天下往往有異人率如此然君子道其常可也

江令君曰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眞能忍眞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

從事於忍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詐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梃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巳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

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
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恐與耐煩爲難能也
嘗聞劉忠宣公里居舟行水畔一人方帽青衫呼
公名大罵若爲不聞也者其人罵至五里許倦而
返不踰月一主政以公差舟行前一人復罵主政
如罵劉公者主政曰何物恠人橫逆至此命杖之
二十不數日死及死乃知其宗室而病心者主政
竟坐償人乃問忠宣曰公何以知此人宗室而不
與較耶公曰余備位卿貳彼知我而故詈之非有

所恃何以及此余故不問此獨患於未來而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也」雲間徐少師存齋曾督浙江學政考袁煒下等煒以直指見拔入闈明年遂發會元存齋自恨失士已復督學江西凡士稱屈求再試者必與試至於手握箸身在輿廁前榻上無時不閱卷兩目幾盲或諷之曰公太勞矣乃答曰余恐此中更有一袁元峯而我再失之也此鑒失於已往而能耐人之所不能耐者也吁世之言忍言耐煩者能以兩公爲法而曰不能寡過吾不信

已

雪濤集云南方有鴉方乳雛毛羽既具將教之鳴曰吾音惡劣爲世所嫉身不能易請易其子於是引雛往見乾鵲曰吾子鴉也而願習君之聲毋惜爲吾子師異日變惡之善轉世人之嫉以爲喜卽亦何敢忘返哺之報鵲受而教之鵲鳴喈喈鴉鳴啞啞兩不相入鵲不勝忿啄且啄之爪且搏之鴉亦不勝苦而終不能變其啞啞之聲鵲顧鴉笑曰汝自鴉種耳吾不能如汝何遣之使歸鴉歸故巢與

其毋啞啞唱和不習而若慣焉者乃知種類移人
即欲變化其道無繇故君子愼其所以爲人種者
江進之曰士君子切忌侮人侮人最損德且召禍周
書有云不侮鰥寡夫以帝王之尊即鰥寡亦不敢
侮則天下無可侮之人矣吳郡王元美性廣大能
容物一日者持薦書求謁公命進見少項爲公布
算時公長君澹生已在泮仲季皆髫日者乃曰佳
造萬福但子星少耳座客盡笑公曰毋笑好先生
有膽氣客問曰何也公曰他來我們人家乃敢不

買春這是膽氣買春者吳中方言謂先探履歷後入門也犒之一金而去吾邑文學蘇宮字靜夫性誠直長厚即嬰兒亦不相慢邑中有歌者姓王貌醜如鬼聲惡如裂帛每闌入賓筵無貴賤皆唾罵靜夫獨謂客曰毋然天刑之彼亦豈願若此王感泣每早輙焚香祝靜夫百歲而兜唾已者噫日者本自可笑歌者本自可唾而元美姑以膽氣褒之靜夫姑以天刑憐之此所謂不盡人之情遠怨之道也夫待日者歌者如此他人可知若兩君者庶

幾不侮鰥寡哉

禮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為禴詩亦曰禴祠烝嘗獨鄭康成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夏祭爾雅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朱子亦然予每每以經何與諸公不合昨讀困學記聞王公但為著其不同亦未分別明白予考通志禴為虞夏祭名故韻會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嘗烝鄭許二公自謂夏代之夏而郭朱二公止什周之夏祭各有所指俱未錯也後世不能深考又據朱註則古註禴

煮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隣之禴祭今以薄祭爲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昔於字義蓋夏乃萬物盛長之時豈祭其薄哉故韻會曰春物未成其祭尚薄說文曰 者味之也左傳曰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新穀也宜謂四時禴祠烝嘗爲長

屠長卿遺名篇最足破人熱夢篇云屈平云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賈生云貪夫殉財烈士殉

名魏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恡不與繇乃
自搥胷嘔血魏祖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使
盜掘其墓遂得焉晉魏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
此子必蔽吾名唐宋之問愛劉希夷詩懇乞不與
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夫元常嘔血衛夫人流涕
宋延清至殺人皆爲名也此技秖常流不足深責
郭象注莊子南華剖折玄理乃盜向秀注宋齊丘
學道九華而沉譚景昇竊其化書爲巳物此險詖
陰賊之夫則然羊祐鎮襄陽登峴山置酒嘗謂從

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杜預南征紀功勒爲二碑一立萬山上一沉萬山下宋富弼居洛邵堯夫候之曰今日有一綠衣少年謁公他日爲公秉筆誌公生平德業者此人也公宜厚遇之弼命客至無貴賤立爲通項之果有一綠衣少年至范祖禹也弼問勞甚至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願少留意邵數亦神矣彦國居洛嚴重絕少延接

好名之累奔役世俗不能忘者

此是道不知仙也

獨待祖禹甚厚嗟乎羊杜富公非世所稱碩德鉅人君子哉乃其於身後名何汲汲也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獨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夫身者幻形名者幻聲幻形無常幻聲不實總名曰幻孰親孰疎老子所謂身法身也法身者靈光也以身外之虛名而視此身之靈光親疎較然矣喪靈光而逐虛名不亦惑乎古之至人寓身窮谷滅迹幽遐草衣木食麋鹿爲侶虎豹爲隣大道已躋於無上而姓名不聞於人間夫是之謂真能遺

名者也

古今詼破最多無如夫人自稱曰小童爲第一矣破云覲夫人之自稱而邦君之所好可知矣令、今日東諸侯見此不啞然自笑乎

古今詼對極多佳者甚衆近聞一對絶無道理令人大笑不已録之可助噴飯對云塔頂葫蘆尖捏拳頭打白日城頭箭垛倒生牙齒咬青天如此對句固知程伊川朱晦菴諸公意想所不到也

呉興富室潘氏亦秀才名某與其叔氏有隙既以人

命隕之後復殺其外祖某以重其叔之罪一朝敗露諸罪俱還本身太守庭詰其何以至此但曰無非天理四字而已夫據其口稱天理是極迷之人未嘗不覺但只覺較遲耳古德云不怕病起只怕覺遲知言哉

倪齊齋有三不妄戒一不妄出入二不妄言語三不妄憂慮楞道人曰不妄出入不妄言語小而易不妄憂慮大而難今人以妄憂慮自隕其身者多矣安得上根利智與之語不妄憂慮哉

王渙之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其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達矣猶未盡也楞道人曰即不遇亦無顛墜覆溺之患惟貪名不止險巇風波至矣安憑軾好把舵仕宦者慎之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盜賊亦盜此美名將何爲乎且併日月霜露字亦暗且汚今之盜名者何以異此

有一册子李璟一老僧溺之字以中和旁一僧曰此二字閒却不用便送與他罷洽居士聞之笑曰就

迭與他原與李瓌二字一樣此亦可爲俗人得雅名之嘲矣

醉里賀吏部曰釋氏已將見在而空之矣學釋氏者反舉將來而實之何止千里哉最可破今世預修寄庫之惑

舉世皆言戒殺不如紫衲道人之言爲快也道人曰戒殺者戒吾此身不入殺道也因舉一衲子入市見屠戶宰豬坐視之心不忍挽回之力不能請于老衲老衲曰作何狀衲子曰掙甚老衲厲聲曰綠

不為口腹多殺生命
非天地宗祭祀則亦
當一槩[illegible]

何兩隻脚時不掙直待四隻脚時方掙噫此最善言戒殺假令入市殺人則衲子得號呼以救之矣今人做事事事落畜生道而徒守戒殺之迹是知戒他殺而不知戒自殺者也雖然廣殺生命亦落畜生道一節也戒自殺者又不可不知此

昔有爲因果之説者曰殺一鷄則來世做一鷄以報之殺一犬則來世做一犬以報之旁一人詰曰還須殺人客問何故曰猶得做一人以償之耳舉世快其言殊不思做人得殺以償夙命與鷄犬何異

不細思耳此公雖譯其意原與戒殺二字不背遺

也凡今血染西曹之人皆前生殺報也不可不知

特天奪其鑒故令之得今罪以報夙愆耳此言匪

誣善信思之

一儒者極無耻出語必援引今古自擬極高處考其

行乃市井小人之所不爲者彼爲之恬不爲怪又

自解嘲曰大丈夫須能龍能蛇始得拘儒不可爲

也硯北子拱手進曰據老丈所爲還是卑能蛇一

座哄堂絶倒

雪濤集云近世星相士皆無奇術率藉薦書求客於富貴者能絕不與見大足省事即不得已與接掌量情遺之不宜轉與薦書蓋此曹脚跡寬亦能用舌鋒中人嘗聞一臬司駐劄荆南與一相士厚薦往其孝廉家孝廉故貧以五錢爲謝禮其人恚甚然不欲發及入謁臬司問曰孝廉何以遺君乃詭曰甚賚此公厚以五兩見贈皆明公賜若極其感激也者然其心實恨孝廉慢巳思有以相中久之臬司得報左遷莫測所自相士進慰之臬司徐語

小人情陷君子設設
心良材害忠亦若
是

曰不佞所以左遷之故汝知之耶謝不知又問曰汝與此中縉紳相與亦察其間有不足不佞者耶又謝不知及再四固問相士若爲欲言也者更復囁嚅臬司强之乃矍然曰僕若不言則於明公厚若言則於毁明公者厚僕實不忍言耳固强之乃曰毁明公者非他即前日以五金贈僕孝廉也僕亦不虞其有此舉徐而知之晚無及矣因具悉孝廉於京師某權貴厚從權貴處中明公乃至此臬司頷之擬孝廉他事屬後來臬司曰此人不佳且

虞其再噬人宜謹備之其後孝廉竟以被訪見挨治良久論定得保頭上如箕然家事凋落無餘矣即此觀之毋謂片楮不足惜輕授此曹階之為禍

江令君曰吳中訟師巧設機關改年易月陽附陰叛以愚官司耳目者蓋百出百新即留心聽斷往往為其所眩而不及覺余令長洲其同壤為吳縣吳富民朱應舉雙瞽而悍謀買一僧田僧不肯售應舉誘至家命家僮毆殺之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餓而里中喧騰謂必白官應舉懼延一訟師問計

公道自在難行何哉

訟師曰待衆人自不若使其徒告可從中弄機權耳應舉懇問計訟師曰爾以某月某日赴城中請三學博飲此縣令任公所知爾今但賄僧使其狀所書口所言皆曰朱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彼飲客之日爲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得賄即反坐固其心矣應舉如其言方任公訊鞫時乃辯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中家在太湖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任君曰然三博士飲酒之日余亦知之爾乃曰應舉是日毆爾師豈

非誣告僧業已受賄不深辯任遂出應舉坐僧誣

邑人見應舉獲出皆不察所以但曰任公受賄千

金縱殺人之罪語聞司理袁節寰耳及節寰覆鞫

竟執應舉曰爾殺人有左驗安得不償應舉不復

辯第曰罪固應死於是遂讞辟通國之人皆謂任

受金而頌司理青天不知袁之得情釆於衆口任

之受蔽惑於訟師噫聽吳訟者其愼之哉

太倉有陸遠者乃解元陸大成疏族叔也毎對人名

呼解元曰大成舍侄蓋恐人不知其為解元叔耳

王元美先生讀之曰汝無名呼汝住萬一汝住亦名呼汝爲遠家叔當何如聞者無不絶倒噫今世淺衷陋品徧地皆是陸遠安得元美先生一一提而醒之也耶

一舟將渡江風浪大作一人忽從舟中升岸入城衆人方嘆服其知止頃間其人復登舟矣衆詰其故因腰間有銀三兩六錢恐中流有變特置之于家耳嗚呼此身乃不値三兩六錢耶人雖無不笑之而實無不如此也

[illegible]

兩秀才夏月納凉忽有青樓之興一秀才定計曰此時不可須長至前數日乃可測其意以此時夜長耳嗚呼豈知夜之長乃年之短耶貪他一粒栗失却半年粮世事無不如此豈獨秀才家尋花問柳而已哉

儀真一太學逼歲日因用度不足開一細帳少銀三兩無可奈何乃痽經而死及檢其遺筩尚有四十金藏其中也衆人不解其故硯北子曰此四十金想必已作一項用度矣三兩之欠在四十金之外

在尽身子想顯貴以此篩終

好說大話者不足信矣

者也只爲嗜利既久心䇿日微止知其一不知其他不難經不止耳嗚呼利之昏人一至于此可不戒哉無錫郡諸生錢伯龍之沉于水也亦復如此可不戒哉

而誤也

一人極好爲不根之言忽對人曰昨從深山中見一大蛇横闊十丈豎長百丈聽者曰無有無有安有蛇長百丈之理其人亦覺自慚乃改言曰五六十丈有之聽者亦不肯信其人又改言曰三四十丈有之聽者仍不肯信其人遂曰十丈難道也莫有

聽者姑信之其人久而大叫曰不好了不好了蛇方了盡自思其橫闊十丈之語也此雖謔語大足爲愼說天話者傳神

檮齋漫錄卷之十一 終

榜齋漫録卷之十二

南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顧涇陽解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說是認賊作子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說是認子作賊只將四字顛倒解之而通篇神情景色色色流露如此解書方不落學究家風

王少湖先生註于字文于周談彼短之下註曰我亦有短余又曰人亦何短于靡恃己長之下註曰人

各有長余又曰巳亦何長

不爲功名讀書不爲因果念佛不爲名利出游此之謂不食烟火人

一婦人不潔易其夫者屢矣其不潔如故也詈無悛心所親老嫗謂之曰娘子此事有何好處屢爲人所逐負此垢名不好看相今日以後改之何如此婦應曰阿婆非干我事是我命不好嫁着就是做烏龜的相傳以爲笑柄余味其語亦有至理范文正公曰我不淫人妻女妻女決不淫人方是不做

只是在家 十二作夜

烏龜者

吳中俗人宴會好說酒尾盞飲後說古詩一句是也主令者每以席上生風爲題如說酒說肉之類是也有一畫門神者姓李人呼之曰李門神一日白晝赴席乃曰燈火夜偏長主令者罰之彼爭執甚堅且大叫曰東門王秀才說的那有差的道理葢曾與王秀才夜間同席牢記其說以爲家寳也嗚呼學問自家不開悟門欲傍人以爲宗主即孔夫子釋迦牟尼佛李老君亦不濟事況東門王秀才

捨及僧人焉家不仁

而巳哉今之確守成説與頡慧之彦爭執者何李
門神之多也
近有黠僧造一木魚四偈語每擊木魚一下輙大呼
曰木魚一聲响化銀三千兩有便一家捨兩家休
要想只爲後二語太奇果有一富室捨焉既付銀
後問其何用但曰欲向弱水外造一浮屠耳既去
方知其僞乃群聚曰安有渡弱水之理硯北子笑
曰此僧巳渡弱水久矣須知有便一家捨兩家休
要想十個字便是他渡弱水的筏子楞道人曰僧

學行兼到者必餓誠足也然亦一生不何不及時努力

固黠矣人何愚也

梁次公曰世俗窮秀才之說甚謬也秀才而窮必無學或無行者也若學行兩到千里之外且負笈師之矣其束修亦足以給八口何至啼饑號寒也哉余謂此言堪爲秀才衣食法門

田家有所謂牛肚缸者口窄腹寬者是也內有餘稻牛垂涎焉一日乃側其角以入缸復平其首以食稻盡口窄故須側其角以入腹寬故可平其首以食也食旣牛首凾于缸不能出也乃聚族謀曰將

何策以出之或曰割牛者便或曰破缸者便策未定也一老成者曰東村有李老多智須早禮厚幣以聘其來或有在吾黨意料之外者也衆從之乃筐篚玉帛聘焉李老果至首詢僉謀何如或以割牛對或以破缸對李老默然者久之乃曰割牛是衆尊其言牛首落矣然函于缸猶昔也復求策于李老李老徐曰如今則合破缸矣今人俱以李老爲笑柄豈知世上算無遺策事必十全者到底身名俱喪高厚兩空其多智何在也亦猶李老之牛

與缸耳不必以李老笑李老也

吳中有一諺語不知者以爲傷時知之者以爲警世語云富室老人八十生子衆以爲老蚌生珠也賀客填戶因進而請曰老先生高年神王少壯不及何修而得此老人曰無他只是何首烏之力耳蓋老人服此藥故歸功云其左右給事之人乃相謔曰阿翁又改汝姓名矣呼八十老人子孫業已成行何故少艾一念不能脫然竟令何首烏笑語于旁而不知也可嘆哉可嘆哉

王文公歸金陵四方種學文之士多歸之一經題品號爲雲霄中人嘗有微名自稱詩客者見公四座笑曰此挐罟水詫海濵也客曰某學有年藁山筆塜矣恨未耦知者耳願授一題公曰古今詠物獨未有沙詩生能賦此乎丐韵曰星客應聲曰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散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禮之

嘉祐初歐陽公王禹玉珪梅公儀摯韓子華絳范景仁鎮五人名重當世同掌春闈有禮部唱和集傳

落華夏特梅聖俞爲其屬有閲進士就試云萬蟻戰酣春晝永後改日白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舉子戲曰主文自目爲星我輩爲蟻此試官謙德也

南唐雖僭僞一方風流特甚遠今楮墨書畫皆爲世寶人物文章亦勝妙非特此至於西蜀歐陽炯長沙徐仲雅輩亦不凡也余嘗愛徐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干其富貴瀟洒可謂兩得矣

不關宜古不宜今果
行於今是所謂善
之論評

林居漫録云或問救荒之策曰古人以爲無奇是矣今惟平糶一策耳誠能以去冬所入之價爲今日所出之價捐一歲之餘利救一方之生命于我毫無所損于衆大有所益此仁人君子之所務天地鬼神之所鑒也搢紳大夫受　朝廷之恩不爲不厚當發倉廩以倡仁義之風閭閻富人取小民之息不爲不多當散積儲以活枵腹之衆不然天災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利閉糴自豐是助天爲虐也而忍乎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可念也民

吾見天下醫藥之多而知世人嗜慾之多也

窮盜起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尤可念也

紫衲道人曰吾見天下星相之多而知世人妄心之多也吾見天下卜筮之多而知世人疑心之多也吾見天下僧道之多而知世人貪心之多也吾見天下巫祝之多而知世人歎心之多也

吳中薄俗凡名公卿柬帖必粘之座隅以爲榮觀向惟星相醫卜僧道爲之蓋借以聳衆也今則游手游食之人僞托之矣有一諺語曰一鉅公往府縣賀年偶墮一帖于地一人尾而拾之隨粘于家壁

人見之俱艶其得與鉅公往還也方駭異之一日有一識字并少知事體者詰曰彼來拜汝果係眞矣但爲治生何也其人支吾曰汝不知只因我住了他房子故爲治生也聞者無不絶倒然吴中攀援附托影射支吾之陋習則描畫殆盡矣

凡名根有一毫未斷者皆賤也凡利根有一毫未斷者皆貧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方是大富貴人

無恒産而有恒心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于民也

有恒産而無恒心惟士爲能今之士所以異于民也或不觧一衲子曰居士思之異于民當是何物

梼道人曰此衲子饒舌

一日座中偶及龜搗責治妓女極爲楚毒友人有髮上指意若欲極處龜搗者此知情而不知理者也妓女所衣織婦之所不及也妓女所食耕妻之所不及也既爲妓女必是前因若無龜搗責治是爲惡者反得便宜矣豈上天懲創意乎賴有此項爲善者足恃耳或曰亦有得時妓女龜搗反珍之如

爲破不爲搗也
惜攜入爲虎去
蹤　如

掌上珠者又當何如曰予不知惡瘡結毒有更甚于龟搗之責治之者

一衲僧論三教經書正文是水疏義都將水去烹茶造酒矣只宜看正文不必去看疏義余笑謂世上愛茶酒者多愛白水者少一味白水恐不厭人意正自少茶酒不得也衲僧笑以爲然

題目到手定須入人之所不能入方能結空世之想文章落手定須出人之所不能出方能發空世之談

百年以前百年以後不相見矣萬里以內千里以外相見者亦少矣是五倫之族數十年之聚橫言之不過尺寸豎言之不過頃刻猶于此中橫起風波暗藏刀鈚亦太自狹小矣

我朝

武皇帝南巡至楊州氷合內監奏曰春至氷始得解

武皇帝曰春迎之卽至耳立

命迎之是時節候至春尚有十日之遠但見綠草布地紅花放林矣大哉

王言迎之即至一語眞足驅役鬼神挽回造化也

庚辰鼎元江陵子也傳臚之日江陵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特甚蓋全用刺秦檜語也噫英雄窺人隨處俱有博浪之擊獨子房已哉爲君相者豈可不時時慮及此乎

宋宰相李邦彥父爲銀匠子弟耻之有言及銀匠三字輙怒邦彥夫人戒之曰宰相之子爲銀匠則誠

牛也鳥詩朋梅
与存

可恥銀匠之子爲宰相又何恥焉達哉斯言去世俗之見遠矣硯北子曰如此賢明女子不獨願爲之女而以母事之即爲之婢而以主事之亦甘心也笑彼宰相家而將爲銀匠者沾沾猶以門户自相夸詡夫人知之決不肯以之爲婢也矣

友人齋中墨梅一幅名筆也并疎影横斜暗香浮動亦隱隱在筆墨之外衆方求其款識而不得一淺人忽大叫口原來是他畫的衆知其謬逼問之沉思良久曰是張敞畫的無不絕倒噫凡强作解事

者幾何不爲此人

眼前極可笑事里巷婦人詈其夫必曰烏亀亡八詈其子女必曰千人種萬人種殊不知乃自詈也一友曰非自詈也實自供也又一友曰非自供也實自祝也噫愈毒矣雖然如此婦人必用如此刑罰乃暢

向見厨娘一篇大足爲窮措大抹殺腐喉虀腹亟錄之中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毎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

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必不可用予以寶祐丁巳參閫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庖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適口有便介如京謾

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
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
藝能筭能書旦夕遣以請查不旬月果至初慰五
里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
序慶幸即日伏侍左右未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
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為之
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翠襖紅裙叅視左右乃退
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執輩舉以為賀廚娘亦遽
致試廚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廚娘

請食品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簽菜品第一爲葱虀餘皆易辦者厨娘謹奉旨數舉筆研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虀五楪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厨師取物料厨娘發行奩取鍋銚盂杓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爛燦耀目皆黃金白銀所爲大約已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襍器亦一一精緻旁觀者嘖然厨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板膊掉臂而入據坐

胡床徐起切抹批臠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眞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灑置几上剔畱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厨娘笑曰汝輩眞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虀取葱輒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楪之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似韮黃者以淡酒醯浸漬餘弃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餘俱各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

此日試厨幸中台意後須照例支犒守方檢例厨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呈上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单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拋者守破慳免强私竊喟嘆曰吾輩事力单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萬曆庚子浙闈已八月八日矣適宗主以場中席舍有餘訪求名士而鼓智甫劉特倩與焉明日遂得

遠色受論

入院放榜二君得雋噫功名前定如此是科註定中式卽在考外亦自有因緣入場安見有是科中式之人而反在場屋外者耶人亦可以定其心矣

一士人好內有衲子謂是好消息聽者不觧衲子曰好必與病爲隣病必與死爲隣至隣于死而自知懼矣非好消息而何此衲可謂婉言色之當遠矣

墨莊漫錄云叚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居宜興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叅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

來乃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金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爲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尓爲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勑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撻痕歸家未幾而死槜道人曰技未至段而如段之爲人者又當何如

輕狂之作

魚籃觀音贊活活潑潑風風流流有錢難買無錢可求一聲叫過長街去那箇男兒不轉頭題半身美人詩誰畫佳人甚妖嬈不畫全身畫半腰堪笑畫師無絕筆動人情處未曾描二作俱妙在末句

輟耕錄云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開

漁陽鞞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歸田錄云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

予謂天理如斯

觀於此詩未不然，功其位[illegible]，處於時則說道人義，身世未忘[illegible]

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冦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楞道人曰天下自有此等快事

草木子云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于其側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楞道人曰詩中雖有盡只于賈相身上尚無交涉真詩僧耳非知道者也

朝廷梳篦名整容俱内官一二十人爲上之禮極嚴肅先一日演習常州趙玉坡在京時家童趙卓年少貌美忽同街行被内人扶去不知所以遽不敢問急至下處驚危愁慮竟日至晚而回言携至一所使坐椅披髮梳篦衆人環侍進退周旋如奉至尊事畢以髮綰一方髻乃知以此人演習者也愕道人曰此等受享亦不知從前劫來否可發一笑

吳中薄俗奸宄百出而所稱無天理沒人心無如人命一事矣刁頑好訟之徒平時見有匪羸老病之

人先識之家室以為奇貨可居于是巨家富室有釁可尋有幾可搆隨夥之以為爭端烏合游手無藉數百人先至其家打搶一空然後鳴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東粵鄧虛舟明府令長洲時必先吊尸檢驗果係真正人命然後拘提各犯不然竟以誣告坐其人被告之家置之不問善類保全刁頑熄歇快亦甚矣真可為听呉訟者法也而搶擄一節猶未深究所以呉中向來有假人命真搶擄之謡安得鄧明府者再出以一洗從來之奸

[illegible]

讀易名言

究也望之望之

故宦袁公歷官槐鼎御。守。應貞生有拔葵之操絕無負薪之子一丘憀澹在夫人未慰同穴之情孤櫬蕭條在故書久遲脫驂之舉澤未衰于五世冤空望于九京燕吏可爲徒興歌于優孟簑丘誰往誰代乞于莊王此周懷曾中丞行縣埀哀恤眷宗伯夫人撤也讀之而高賢之風大仁之澤兩見之矣

陳閤南曰學易者當于羲皇心。地。上。馳騁無于周孔註。腳。下。盤。旋

世稱丈人爲泰山以泰山有丈人峰故也因稱岳父又稱丈母爲泰水如此則合稱丈母爲嶽母不合稱岳母矣一笑一笑

吳中婦女極崇佛教即平日秦越戚故者而於僧尼傾囊倒篋無所吝情一僧假坐關以行騙施者雲集余偶訪之謂曰上人禁心乎禁身乎僧曰身與心如何分別余曰禁與不禁又如何分別僧無以對崇奉者少衰衆聞稱快

一士人詰釋子云佛教本空諸所有不葷誦經禮懺

反以之罔利何也釋子曰孔孟之學厚不專使君輩以之傳名令致身通顯能忠孝者幾人取位肥家於此比比矣何獨罪我輩之罔利哉㮀道人曰此秃太毒亦可畏也

汲冢書云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巳定法令出于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寬衣博帶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非堅則習無益于國請盡坑之

制曰可其後侯生盧生譏議始皇始皇怒曰朕厚待侯生盧生而易其訕耶使使案察諸生相連數百人始皇制曰竪儒繫之廷中朕親廡問之分各國以次來前吏引數百人上標其左曰此爲齊爲楚爲趙爲魏標其右曰此爲燕爲韓爲魯衛宋山中之遺始皇曰繁質其什之二三出齊儒質之曰何以儒曰生識之矣孟嘗君養士三千人盜裘出之國鳴鷄出之關齊以爲功齊諸生抵今著焉之以爲家學始皇曰鄙驅去之出趙儒而質之曰何

以曰平原君爲楚王之會毛遂按劒刼楚王䟽䟽十九人與俱有名焉至今猶存二三也出燕儒而質之曰何以曰先昭王好士䫶爲始先昭王用廣厥途曾以諸生續貂之不足出宋儒而質之曰何以曰余宋固以章甫爲儒者也出魯儒而質之曰何以曰惟我魯多儒先君子有言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始皇曰以魯爲秦奚爲不更其所哉魯儒無以應始皇嘆曰以天下之大而無儒一人

焉今所質者無異庸黙首何爲儒趣令坑之

細玩是録傳斋人本非刻然凡語涉誚譏共刺者概委他人若非其口出是談既引而又從露於語言之外詎名心尚樂悲哉其性抑悵性本刻深學為原而未發於學道欲果能去其斜辟不禁痛心疾首又悲寄於世道人心不無介介云

光緒十六年九月望日